

「漁米鄉」變「豬水鄉」

豬屍橫流 污染生態

農戶棄豬如扔煙頭 法律淡薄



豬無葬身之地 環境篇 系列一之二

嘉興新豐鎮已經從傳統的「魚米之鄉」變成了一個「豬的水鄉」，很多漁民轉行撈豬不撈魚。

「黃浦江怎麼就成為了豬的葬身之地呢？群豬投江何時了？」帶着一連串的疑問，本報記者經過連日走訪發現，由於浙江省嘉興部分養豬散戶法律意識淡薄，亂拋死豬如扔煙蒂的現象十分普遍。同時，因為豬糞和死豬等污染，嘉興新豐鎮已經從傳統的「魚米之鄉」變成了一個「豬的水鄉」，很多漁民轉行撈豬不撈魚。此次「豬投上海」事件已向人們敲響了生態安全的警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恆、茅建興，實習記者 錢舒昊



在嘉興市政府3月15日深夜發出的通報中，記者留意到這麼一句話：「隨着近期氣溫回暖，原沉在河道裡的死豬陸續上浮。」這是否就是黃浦江死豬的來源呢？這河裡究竟還有多少豬屍會突然冒出來呢？江南水鄉河道怎麼就成為了豬的葬身之地呢？

相當一批死豬 來自嘉興地區

對於死豬漂流至上海，嘉興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見小圖)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嘉興地勢平坦，以平原為主，水流落差小，污染物一旦下沉很容易堆積。如果把死豬扔到河道，豬屍泡久了就會體積脹大然後上浮。但是，若黃浦江出現頂潮逆流現象，也有過把污染物帶回嘉興。目前嘉興市對上海方面提供的17個耳標及時進行了協查追溯，已查實幾個耳標確實來源於嘉興，但耳標是生豬首次免疫時的標記，一部分會轉售其他地區養殖。因此，不能認定上海水域的死豬全部來源於嘉興。

在嘉興市地表水交界斷面點位圖上，記者看到在江浙滬交界的8條水道之間嘉興設立了6個地表水交界斷面點位圖，對水質狀況進行實時監測。如今一邊是兩地政府部門每日向公眾解釋證明水質的安

全，一邊是黃浦江每日不斷湧出的死豬數據讓滬浙兩地民眾憂食難安。

作為江南水鄉，嘉興廣大的農村河道縱橫，農戶臨水而居。況且，嘉興是國內主要的生豬主產區，養豬業密集分佈於嘉興的新豐鎮、鳳橋鎮、西塘橋等地，被當地人喻稱為「豬三角」。對很多養殖戶來說，打開家門就是河道，再加上自律性不高，把死豬往蛇皮袋一扎，門一開即棄，就像扔煙蒂一樣簡單，而急速的水流很快就能把它沖走。

嘉興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表示，並不是政府部門不作為，而是對於扔豬現象取證、抓現行很難。河網密布廣闊裝攝像頭又不現實，最後只能靠民眾自覺。

此外，余鴻偉直言嘉興養豬已對生態環境

產生巨大壓力。余鴻偉說：「一頭成熟生豬每天的排泄物相當於6至7個成年人的量，而嘉興全市共有700多萬頭生豬，這意味着我們每天要承受4,000多萬人口的排泄量。」

飼養密度過大 環境污染加劇

可由此造成的農業污染就更難以管控。從嘉興環境污染的數據顯示，農村農業的生活污染佔比很高。「比如豬糞的排泄，就已經超過了土地處理的承載力。」而豬排泄的沼液因為沒有管道集中處理，只能由槽罐車一個個去抽。來不及處理的沼液和豬糞、豬尿就在下雨時滿溢出來直接流入了河道。

余鴻偉給記者翻看他手機上的一張照片，是去年前他在新豐鎮拍的。照片上方是綠草蔥蔥，下方則是一片白花花的固狀物，不仔細看還以為是一條新澆的柏油路。「這其實是一條河。」余鴻偉說。

據上海市政府官方網站發佈的消息，截至3月19日，上海累計打撈豬屍共10,164頭。

死豬亂棄 處罰過輕

那麼，法律能否管住這些不良行為呢？記者在查詢相關法律法規發現，對亂棄病死豬的行為，法律上的處罰力度很輕，基本構不成威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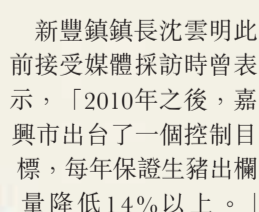
自2003年起施行的《浙江省水資源管理條例》也規定，禁止向河道、湖泊、水庫等水域拋撒垃圾、動物屍體和其他污染水體的物體。如若違反，由縣級以上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打撈、清除，有關單位和個人拒不打撈、清除的，對個人處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罰款，對單位處以1,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的罰款。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不按照國務院獸醫主管部門規定處置染疫動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動物產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動物屍體，運輸工具中的動物排泄物以及墊料、包裝物、容器等污染物以及其他經檢疫不合格的動物、動物產品的，由動物衛生監督機構責令無害化處理，所需處理費用由違法行為人承擔，可以處3,000元以下罰款。

亡羊補牢 急推新規

此次死豬漂流不斷湧現，也讓新豐鎮副鎮長黃軍心驚。他表示，現在鎮裡已出臺嚴禁農戶拋死豬入河措施，如發現1宗，罰款2,000元，並將行政拘留7天。據上海市政府官方網站發佈的消息，截至3月19日，上海累計打撈豬屍共10,164頭。

集約化養豬 當地難推行



新豐鎮鎮長沈雲明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2010年之後，嘉興市出臺了一個控制目標，每年保證生豬出欄量降低14%以上。」

「因為土地政策，這裡無法實現集約化生豬養殖。」沈雲明表示，集約化養豬或能較好實現良好管理。但因為按照國家土地法，不可以隨意在土地上建豬欄。他們曾經設想撤掉小的養豬戶豬欄，改變為耕地，然後劃一塊土地集中養殖，但是這增加了農戶的成本，也因無法改變土地性質而擱淺。

「當前25萬頭的生豬存欄量，鎮裡有計劃在3年內壓縮50%，減少養豬數量，但實際推行卻有諸多困難，農戶的經濟收入有五成來源於養豬。」黃軍也坦言。

漁民：昔捕千斤魚 今撈千豬屍



家門口小河道往往是農戶傾倒豬糞的主要場所。



嘉興河道邊的豬糞堆積如山。



如果撈豬也能賺錢，倒是樁不錯的買賣。「這可比撈魚簡單多了。」淨湘村村民徐月雲在心裡默默合計了一下。據當地人稱，「一條船，昔日每天都能收回1,000斤魚，如今變成日撈千頭豬屍。」

豬糞水直排 江河臭氣沖天

徐月雲稱，更多的時候，她對豬和產生的豬糞沒有好印象。上世紀80年代，淨湘村一代是遠近聞名的魚米之鄉。「一條船，5個人，每天出去都能收回1,000斤魚。」那時河道裡什麼魚都有，年輕人一到夏天就下河游泳、洗澡。

河水開始發生變化是伴隨着村裡養豬業的興起。「竹林村的三元豬打響了名氣，後來周邊村莊遍地開花都養起了豬。」豬多了就帶來了大量的豬糞水，豬糞水開始肆意排入清澈的平湖塘，沒多久河道就變得臭氣沖天。「一眼看過去，河水南邊是烏黑的豬糞，北邊是乾淨的河水。」村民開始管它叫「陰陽河」。

漁民捕魚難 160戶減至50戶

打漁變得越來越難。新豐鎮豐南社區漁業組組長

李輔成(見小圖)拿出他們村2006年的上訪材料：「自2006年4月14日起，嘉興市攔河84處，填壩11處。新豐、鳳橋兩鎮受填壩攔港的影響，與平湖交界的河港全部斷流，使得本來就很嚴重的豬糞水一下子被堵。」

後來，徐月雲要開一個小時的船到別村去捕魚，淨湘村的漁民從原來的160戶驟減到現在的50戶。「誰願意吃有豬糞味的魚？」徐月雲出漁的次數越來越少，後來成了村上的河道保潔員。最近，閒置多時的漁具又派上了用場。「上星期開始下河撈豬，死豬太多了，保潔員人手明顯不夠。」漁業組組長李輔成說，15日上午派出打撈船，僅一條船上就裝了1,000多頭死豬。

滬甯仍打撈逾百豬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導)上海官方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昨日(26日)15時，上海綠化市容部門仍然打撈起漂浮死豬103頭。自死豬事件被曝光後，上海官方每日定時發佈死豬打撈、水質以及市場豬肉檢測報告。逾兩周的報告均稱水質正常，並表示未發現銷售不合格生豬產品的情況。不過，如今死豬仍然源源不絕，自然無法全然打消坊間的恐慌情緒。

跨區域污染事件 應急機制亟待建立

此次死豬漂洋事件涉及上海和嘉興兩座城市，上海、浙江雙方至今仍各執一詞。其中暴露出跨省區域聯合執法機制的缺失，成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近年來跨區域公共環境事件頻發，如果能在問題爆發的最佳治理時機及時介入，會減少釀成更大危機的可能。

正如嘉興市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所說，此次死豬漂洋事件的啟示是，行政上涉及跨省治理的，一定要盡快成立跨省聯合執法機制，促成區域聯合有效監測。因為作為重大環境公共事件，公眾知情權需

要及時，跨省合作勢在必行，只有這樣，謠言才不會跑在真相前面。

記者在和環保部門的接觸中得知，目前國家對於農村環保問題還沒有一個專門分管的部門，而農業面源污染是「美麗鄉村」建設中的難點，一個小小養豬業，卻涉及多個部門。多頭管理，在農村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是否有必要考慮成立一個專業的農業環保部門，來負責組織、協調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呢？同時，生豬養殖作為中國最為傳統的農產業，當

下所突出爆發的問題正是中國農村城鎮化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問題，傳統養殖方式讓許多豬農富裕了起來，但也讓當地生態環境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在保持民生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是否也要算好經濟賬、生態賬、民生賬呢？建設美麗中國，美麗鄉村，破解中國「三農」發展難題，可先從破解養豬之道開始，升級版的中國經濟，需要升級版的中國式養豬。

記者手記